

元旦的不习惯

吉三

我知道许多外国人过圣诞，但不知他们过不过元旦。我还知道，中国人从不过元旦，却又不知道从何时起，国家规定元旦是四大节日之一，而且要放一天假。于是，中国人不得不习惯了过元旦。过是过了，只是每到这一个假日，大家多半无事可做，在不知不觉之中度过了又一个公历的第一天。于是第二天上班，大家见面时，并没有什么“恭喜发财”之类的话要说，也没有如春节假后一见面亲热的，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于是我想，这习惯是改不了的。无论你放假不放假，春节的“年”大家一定要过，元旦的“年”则谁也不过。这是习惯使然。

日前，女儿对我说，今年25日的晚上，她要在单位过了。说单位有一台晚会，热闹得很，跳

舞唱歌且不说，单是猜奖一项，头奖是一辆山地自行车，而且保证每一名职工大小都有一份奖。儿子也说，25日这一天晚上，爸爸你自己安排吧，他们单位组织了卡拉OK大奖赛，下午一下班就开始，但凡参加的人，进门就是一顿自助餐，所以连晚饭也不回来吃了。

两个人一说，我奇怪了，问他们25日是什么节日，两个人一起用一种我极不熟悉的眼光看我，然后才几乎同时说：“你连圣诞节也不知道？”原来如此，12月25日是圣诞节，是耶稣的诞辰。

我听说过。但在我的习惯中，却是从来没有把这当作节日的。于是我想原来一代人与另一代人有不同的习惯。而且习惯也是可以变的。

比如说，中国的市场上原来全用市秤，一市斤青菜两角，一市斤豆角一元。但国家有规定，度量衡全改成公制，公斤，公尺，公升。因为习惯，人们所说的一斤多少钱仍是指市斤。但因为秤都改了，

全是公制，就有了个换算过程。小贩指着秤杆说这是几斤几两，许多人也许并不识得。比如我，对于那秤，纯粹睁眼瞎一个，这也是习惯在作祟。就说一市斤那个“市”字，指的是中国旧制，但“市”的本意却是指市场上的经商活动，这里当指市场上通用的标准。那么，既然规定了公斤为通用标准，那一市斤在字面上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一斤，当然也就该是一公斤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再说一公斤已无意义，应该说是一斤。但今天的习惯，仍是说一斤就是过去的一市斤。这种纠缠几时才能全部消失，我真说不准。

不过，无论如何，当我撕去1992的12月31的日历的时候，因为刚刚过了只有我一个人的圣诞节的缘故，我该想到，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有许多不适应当今时代的习惯，倒是真该改一改了。比如对牛仔裤，对化妆，对其它现代潮流的一些看法，我们不是都已经从不习惯到习惯了么？



观百鸟朝鸡(下篇)

周鸿猷

“百鸟朝鸡”是锦鸡婚配的良辰吉日，也是锦鸡惨遭杀害的凶死之时——猎人精心设计的“情鸡诱捕法”就是见证。为让我目睹为快，老猎户邀我上山观看在百鸟鸣叫声中的猎鸡。老猎户姓陈，是打豹英雄陈传香

（国画）

马保林

鸡立时发出“花哥哥，花哥哥……”的鸣叫，落在篷前的草坡上，啄起食来。原来这是一只“雉媒”。随着雉媒鸡的唤诱，对面山坡上不一会也回应了“好！好！好……”的鸣叫。陈猎户见公锦鸡应了声，把雉媒鸡腿上的麻绳扯了几下，母鸡抬起头在地上又叫了几声。那些只应声而没有找到目标的鸡哥儿们，听到第二次招唤后，马上再次回应，并窜出篷架，向草坡蜂拥而至落在附近的树上、地上、刺架上。

在百鸟叫声中，一只胆大的雄鸡抢先窜到雉媒鸡身边，拥着一只翅膀，跳着舞步绕鸡急驰，以示它的多情。舞毕，靠着雉媒展开颈上的金黄色花羽，亮开双翅，以图成就良缘。

胆大的公锦鸡正要跳起，突然另一只公锦鸡拖着长尾巴从一棵树上冲了过来，用嘴狠狠地啄了第一只公锦鸡一嘴。于是，两只公鸡为争风吃醋打了起来。它们边打边移动，双双脱离了雉媒鸡。两鸡争斗得难解难分，只听一声枪响，那些还沉醉于借机寻欢的鸡哥儿们，还没弄清原委，它们其中最先一对多情者，已双双把满腔热血糊里糊涂地洒在了诱情鸡的调叫声后。

陈猎户收好青篷和母鸡，从地上捡起死野鸡，口中念念有词，原来这里的猎人爱鸡崇鸡，猎鸡吃鸡，还要在拾得猎死之鸡时念一遍谢罪歌呢！

锦鸡锦鸡你莫怪，你是猎人一碗菜；今年偷偷打死你，变只凤凰再飞来。

东西，他好象怕我夺走他的宝贝，说啥也不同意。我们来到一个林沿的草坡上，选了一个比较高、前面比较开阔、向阳的地方，对着几座山头，把青篷立起挡在前面做掩体，然后在篷前撒上一把苞谷米粒，再从手提笼中取出母鸡，用一根细长麻绳，一头拴住一只鸡腿，另一头拴在树桩子上。按照陈猎户的吩咐，我挨着他的身子藏在青篷后面。他把猎枪管从青篷中心的瞭望孔中伸出去，打鸡的战前“工事”就这样就绪了。

当陈猎户把母鸡鸡端在手中向青篷前上空一投，训练有素的母鸡

那干啥，挟菜！”老陶向来脾气古怪，你说他个不是倒也没啥，想给摆个好吧他却受不了。刚才老伴叨了几句，他可就吊起了脸色。

又是小娟解了围：“爸，这回去德国的‘秘密’能不能透露一点！”“没啥秘密，”老陶吃了口菜，接着说：“还是考察人家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嗯，小娟，你们一天收多少过路费？”

“两万！”“两万，听起来倒怕人的，可你们要知道国家投资一亿多才修了这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把成本捞回来得二十年！”

娟娟听爸爸这么一说，吐了一下舌头，低声说：“乖乖，我得干一辈子收费的。”

陶潜顺水推舟，显得更为耐心、豁达：“你

要有这个打算，咱省这点路算个啥，老鼠拉锨把大头子在后头哩，现在是在二十来公里，要不是几年就会上百上千公里，娃呀，高速公路就要从你们脚下延伸！”

“延伸……”小娟

只觉面皮有些发烧，心想，爸爸的话可真有些份量啊。她望着爸爸黧黑的面庞，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情是那样内疚、沉重。她索性起身推开窗扇，望着远方黛青色的终南山，心情才平静了下来。

给地质工作者

许文林

“叮当”“叮当……”为了给时间装订起来的大地写一本注解么为了揭开远古时的那个谜么用手中的地质锤打破大地原始的沉默……把天空中金色的太阳敲打成十五不落的月亮把春天敲打成冬天把高山敲打成平原昔日的风流敲打成了乞丐的褴褛堆积了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的沉默被敲打成几十米几百米几千米高的钻塔不是你生命的火花么



特殊使命

李天跃

“我看饺子吃不成啦，你买这么多菜，是上席面的，好好做几个菜，吃米饭。这和你工作一样，原来想的一套，现在干的一套，得从实际出发，留上饺子我和你爸后天吃。”小娟妈借题发挥，给女儿做工作。

“算啦，算啦，甭给我上圈套啦，不就是饺子改米饭吗？”小娟一听话不对劲，做了个“双风灌耳”动作。

小娟妈心灵手巧，进城来学到不少高手艺，瞧，案上摆的牛肉拼盘、凉拌三丝、油炸花生米、红烧茄子、炒鸡蛋……咕咕咚咚七八盘。女儿无能，只能做个帮手。

“吱唧唧”，门铃响了。小娟开门一看，叫了声：“爸。”顺便接过爸爸手里的黑皮包。

陶潜洗罢了脸，望着桌上的盘菜对老伴笑着说：“惠珍呀，你可真是偏心眼，平常你给我做的啥，今个女儿一回来，嘿，好气派！”

小娟妈打趣的说：“老陶啊，甭说风凉话，我这都是星星沾月亮的光，为了你的生日，娟儿掏出了自己的工资。”

“噢，应当谢谢女儿，差点成了冤假错案。”

“祝贺爸的生日，出于女儿诚心，我可调动的事，你全没放在心上。”小娟从煤气灶上取下蒸好的米饭锅，旧事重提，心情惆怅。

席间。惠珍问老陶：“出国的事办妥了没人？”

老陶呷了一口啤酒，皱了皱眉，笑着说：“后天走。噢，对啦，前次去日本，没给娟娟买个啥，这回去德国，记着，记着。”

“爸……为你送行。”小娟再次为爸爸斟满一杯啤酒，递到了面前，她触电似的听到爸爸“出国”的信息，顿时积怨消失，心里热乎乎地。

“你爸是个老交通，从五几年就干测量队，可受苦啦，七零年在汉江边测公路，一下翻到水里，差点要了命……”

“哎，我说你真没神，八辈子的事提

路，从这里延伸

中专毕业后，分配到高等级公路管理处搞收费。邻居们投以赞赏的目光，瞧，这娃征稽服一穿，挺神气的，全凭她爸的福份，干了个美差。可她哑巴吃黄连，成天钻在被人们遗忘的收费亭里，抬头是车，低头是钱，听不见音乐，看不到电视……就这还落了个沾老子是总工程师的光。

小娟今个换休。一大早闷闷不乐地搭车返城。一进门，小娟象散了架的羊羔头昏身困，抱着个凉水瓶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喝罢，卧在床，喘着闷气。

小娟妈是个精明人，家住蒲城，跟陶潜结婚二十五年有十五年是在农村过活的，文化底子薄，全凭一身劲，带娃、种地、奉二老，受了大半辈子苦。打八三年起，托了党的福，

“农转非”，进了城，在劳司商店干了个站柜台的。她是知足的，唯独女儿娟娟的心事成了她的一块垂心石，千说万劝不见效。生在福里不知福。唉，管她去，女儿今个回来，也得给“犒劳”“犒劳”，便说：“娟儿，去市场买些肉，咱包饺子吃。”说罢，递给一张“大团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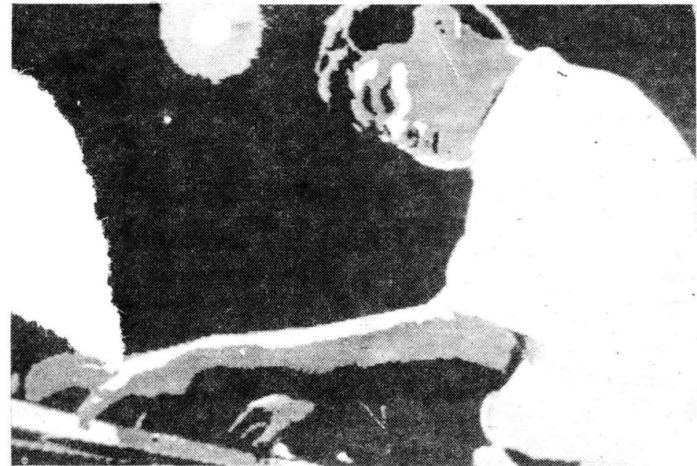
“妈，你咋也学着攘人呢，看，你女子给你送钱来啦。”小娟掏出一把票子笑着说。

“好好，这样子，你爸后天五十七岁生日，你就甭回来了，攒到今儿，你看着办，记着，买两瓶啤酒，要汉斯的！”小娟妈乐呼呼地对女儿叮咛道。

提起老父亲，女儿一股子气，不过，生日大事不可怠慢。她腾腾腾跑下了楼。

没多会儿，小娟提回来一篮子菜，往案板上一放，妈妈边取边念叨：这是羊肉、韭菜、腊牛肉、变蛋、蘑菇、西葫芦……嗯，啤酒。对，还是女儿有眼色。

“妈，你给咱和面，我给咱剁馅。”小娟脱去上制服，来到厨房。



文苑专栏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心曲绕夜空

何康 摄